

新民晚报 | 新视界



■ 黄军、黄勇两兄弟坐在破旧不堪、堆满杂物的家中,神情有些黯然



■ 徐光兴教授在失依儿童家里吹奏葫芦丝

(上接第14版)

三年级的焦诗雨喜欢唱歌,还会编舞,第一天她带着两个同学唱的《虫儿飞》,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可第二天,她的脸上一直阴云密布,也不愿意唱歌。问她原因,她说头疼,却又不肯回家休息。说着说着,小姑娘的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,说回去要干活,打猪草、洗衣服,还要给他们做饭。原来,她几个月大时,父亲就去世了,母亲也离她而去,她和奶奶相依为命,奶奶渐渐老了,身体越来越差,只能带她住到大伯家去,大伯对她挺好,但伯母经常为干活的事打她。她说,也从来不敢在奶奶面前提爸爸和爷爷,那样奶奶会伤心。

两个小女孩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,上海明泉集团的徐伟珍阿姨不时地抱住小梦琳,希望给她些安慰。

孤闭的孩子令人担忧

7月11日下午和7月12日的入户调查,

让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们看到了孩子们忧伤背后的原因。为了接触更多的失依儿童,“爱心纳雍”公益联合会安排大家走访的是董地乡和锅圈岩乡。董地乡也是华东师范大学“云友会”的学生们与失依儿童通信较多的地方,在那里,他们共访问了有通信联系的17户儿童家庭,送上了事先精心准备的礼物。

锅圈岩乡离县城较远,开车近4个小时才到达。远,在山里意味着更加贫困。年久失修的木屋、简陋的饭菜、脏乱的生活环境,让学生们流下了心酸的泪水。在锅圈岩乡治安村一组,父母双亡的黄军、黄勇兄弟俩和姨父姨母同住,由于条件太差,他俩只能住在牛圈里;罗伟家,一个母亲带着六姐弟艰难地生活;13岁的肖平英,半年前母亲离家出走,她被迫辍学回家放牛……

孩子们的心理状况也令大家担忧。走访中,一个叫胡光飞的13岁女孩给栾晓航、孟骏、苏晶、肖冰、张晓晓和殷超群一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眼神特别空洞,别的孩子会害羞、会躲避,她索性就不看你。”栾晓航说,除了说起她养的小鸡小鸭时,她的眼中才会透出喜悦的光芒,说喜欢哪只小鸡,说放学后带小鸡去玩,说到其他的事情她就回答“不想听,不想说”,想和她一起唱歌背诗,她也始终拒绝,说不想唱不想背。胡光飞是跟着母亲改嫁到这里来的,栾晓航分析,她可能在家始终得不到表扬,也总是持防备心理,怕被人伤害,而小动物对她是无害的,她和小动物玩的时候才有一种安全感。她没有提她的妈妈,而是更多地提起和她关系最好的二哥,二哥出去打工了,放假时会回来带她一起玩,一提起二哥她也会很开心。

“目前她在家里的情况就是孤立无援。”栾晓航说。和很多失依儿童一样,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充满梦想和渴望。“云友会”成员、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大三学生殷超群发现,她的床头用黑色笔写着一行字“你一定会成功的!”,在她养鸡的鸡圈门上写着“好好学习,将来你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”。

需长期心理辅导

另一个叫肖翔林的男孩和奶奶寄居在叔叔家。他的遭遇也是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,早先他和奶奶住在山上,后来房子快倒塌了,叔叔就将他们祖孙俩接下山来。入户时,孟骏为他做绘画疗法,给他一支铅笔和一套彩笔,刚开始他涂的全部是黑色,黑色的一朵小花,只有一条枝干,没有叶子,像个向日葵,画面单调低沉,看上去孤苦伶仃。“一开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,下山后,相当于这层紧密关系也被割断了。”孟骏说。

翔林一边画,一边和几个上海来的哥哥姐姐说话。他说,奶奶有时候会骂他,他就跑到山上去,在爸爸的坟前哭,和爸爸说话。问他喜欢画画吗,可不可以看看他平时画的画?他说,画被叔叔家的孩子撕掉了。孩子的话让同学们一下陷入了沉寂。

慢慢地聊着天,翔林的笔触中也多了些彩色,他给树涂上了绿色,给花涂上了红色,他说喜欢红色和绿色,又给这幅作品取名《草原上升起的一朵小花》。本来,绘画疗法的画作应收回分析,但大家认为这幅画对他意义

非常大,决定留给他做纪念。为了保存好这幅画,栾晓航特地把它交给家里对他明显比较照顾的一个姑姑。

“我们发现,失依儿童中有些孩子开朗,有些孩子则不然,这与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,身边有单亲或祖辈照顾的,关爱还是存在的,许多心理问题严重的孩子大多处于寄居状态。”孟骏说。

徐光兴教授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对有精神创伤的孩子的分析量表,针对失依儿童的特征做了修订,在入户时请孩子和监护人一同填写了量表。通过分析,有53.85%的孩子需要长期心理辅导,如不及时治疗,心理创伤会伴随其终身,10%左右需要紧急心理救援,否则有形成仇恨社会、反社会或麻木不仁的心理。由于走访的户数有限,徐光兴教授说,大规模的数据统计结果可能略好于这个数字,但从走访的个案来看,大部分孩子需要长期心理辅导和关怀。

临走时,栾晓航送给胡光飞一枚小小的戒指,上面写了一个英文单词“HOPE”。她为胡光飞戴上指环时,女孩眼里突然亮了一下,抬起头看了她一眼。



■ 孩子们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引领下做游戏

一个留守母亲和她的5个孩子

本报记者 姜燕文 周馨摄



■ 陶文琴如今和还留在身边的两个孩子以及丈夫、公婆生活在一起,虽然贫苦,但很知足

去年夏天,记者在纳雍县董地乡街上村丫口田回访失依儿童家庭时,途经陶文琴家门前,她正蹲在屋里的地上刷碗。一路走来,看到的大都是被母亲抛弃的孩子,突然见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守在家里,大家都很诧异,纷纷驻足。

聊了几句后,所有人立刻对她肃然起敬。她一个人拖着4个孩子过活,两个是她亲生的,两个是她第一个丈夫的弟弟的孩子。问她为什么不学别人那样走掉,她只回答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:“我走了,他们怎么办呢?”几年来,她就靠种地和打零工养活4个孩子。她的家虽然简陋,但收拾得非常干净。

当天时间已晚,记者无暇逗留,只能感慨着匆匆离去。但这位母亲的形象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“爱心纳雍”的义工左红也说,每次她经过这里,都要向同行的人讲起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。

这次再赴纳雍,记者坚持挤出时间去看她。

寻访

没想到此去扑了个空,她家中铁将军把门,透过窗棂往里看,屋里静悄悄的,两团用床单包起的铺盖卷从天花板上吊下来。询问山坡下的邻居,才知道她去年夏天嫁了,嫁到更深更穷的山里,丈夫身有残疾。记者和义工猜测着她4个孩子的去向,不知是否和她一起过去了,也不知道她新嫁的丈夫有没有孩子。感叹着这个女人的命运,记者一行3人在路边拦了一辆面包车,前往她嫁去的董地乡以措落村3组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,到了以措落村,司机夫妇热心地帮忙问明她丈夫家的所在,带着记者穿过玉米地,来到了一间破落的木屋前。陶文琴和她女儿左玉香都干活去了,婆婆和丈夫分头到山上的地里去喊,半晌回来,只找到了女儿,说是没见着陶文琴。记者原以为又要错过了,不想过了一会,陶文琴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屋旁,见到记者,左手略显局促地抚着右手手臂,脸上现出憨厚的笑容。

她和家人拉几只小板凳摆在高低不平的地上,招呼大家坐在她家屋前,借着傍晚的天光聊起来。

变故

陶文琴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,只知道

她是属猪的,比儿子左忠林大16岁。大伙推算了一下,才算出来她今年应该是33岁。她出生在贵州省纳雍县化化乡赵家村,几个月大时,父母就双双离世了,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给她取,她的名字还是后来姐姐帮她取的。她没读过一天书,大字不识一个,14岁那年从老家走到董地乡街上村丫口田,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她17岁的男人。幸运的是,丈夫对她特别好,一起生活的14年里,两人没吵过一次架,生育的一双儿女承欢膝下。2003年,丈夫的弟弟夫妻双双过世,留下8岁、10岁两个儿子,陶文琴夫妻俩义无反顾地接过来抚养。

遗憾的是,好日子在4年前戛然而止。嗜酒的丈夫酒精中毒死亡,留下她和4个尚未成年的孩子。“丈夫去世时,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。”突然陷入无助的陶文琴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,回到家里徒有四壁,空落得让人恐惧。

那一年陶文琴29岁,如果顺着山里的风气,她该抛下4个孩子出走才属“正常”。但她从来没过过这个心思,“那种女人是心黑的女人,只顾自己不顾孩子!”她说,孩子不在家时,我走进走出,会想念。

她一个人撑起5个人的家,一个人种3个人的地,靠每年收来的1000公斤左右玉米和偶尔到沙场打零工养活自己和孩子整

整4年。

陶文琴不是没有机会。这4年中,曾经有一个男人想和她结婚,但他容不下那两个不是她亲生的孩子,每次吃饭时看到两兄弟去添饭,就生气吵架。“他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十几岁了我还不肯放手。”陶文琴说,“我想他们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,靠谁吃饭呢?”在给自己找个丈夫和养活别人的孩子之间,她选择了后者。决定做出后,男人撂下饭碗而去。

再嫁

弟弟的两个孩子大了,今年一个20岁,一个18岁,去年去浙江打工了。儿子不愿意读书,光一年级就读了8年,去年也投奔在浙江打工的大姨去了。

大约一年前,陶文琴的一个好姐妹将表弟李松军介绍给她,他比她小5岁。第一次见到他,就是站在他的病榻前,听他说昆明的医生已经宣判自己不行了,劝她走。

换了旁人,可能早避之不及了,可陶文琴没走。她想点起这个男人对生的渴望。“一个生病的人,你嫌弃他,他就绝望了。”陶文琴以他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女儿需要照顾为由,劝他去求医,终于将他说服。

10天后,陶文琴陪着李松军前往贵州六盘水矿务局医院,住了整整两个月的院。5元

钱打一份玉米豆花饭,好的省给他吃,自己吃差的。晚上搬把小板凳,趴在他床边睡觉。有时候她想着,从前都算过去了,后面的生活慢慢会好的。

丈夫为看病,向20户人家借了4万元钱,还是不够。陶文琴有张存折,一直贴身藏在荷包里,那是父亲生前退耕还林的补贴,每个月会有一点钱打进去,那是她唯一的积蓄。以前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时都没敢用,生怕什么时候有急事。这次,她把里面的1万元钱全部取出。而那时,她还没和他领证,也不知道他将来是死是活。

不哭

李松军住院的时候,她从来不当着他的面哭,怕他心里不安。钱花光了不得不回家时,她也哭。“在心里哭。”她说。回家后,他几个月不醒人事,她守在床前服侍,他大便下不来,她就帮他揉肚子。她那时候抱定了决心,“即使他好不起来了我也不走,这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和孩子。”10月的一天,她坐在他床边打盹,突然听见他叫她的名字。她又惊又喜,想哭但强忍住了,怕影响他的病情。只敢讲两句话就走出屋去,缓和一下才又进去。

在她的精心照料下,丈夫渐渐恢复了,能慢慢地走了,一家人的脸上都有了轻松的神色。

暮色渐沉,坐在一旁条凳上的公公李文友开口了,只说媳妇好,对他好。今年清明,老人家摔了一跤,陶文琴每天帮他洗脸洗脚。婆婆龙从义今年58岁,陶文琴也是每天为她打洗脸水和洗脚水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,她回答了一句道理上再简单不过的话“因为他们是老人,我们是孩子”。李松军的女儿李玉晴今年5岁,生母在她还不会走路时就离家出去了,再也没有过消息。陶文琴的女儿左玉香今年13岁,很知道照顾妹妹,问她的学习成绩,她自信地回答,今年期末又拿了班上第一。